

## 我的名字叫玉溪

文/二湘

我的名字叫玉溪，是我妈取的。我只记得小时候幼儿园金发碧眼的阿姨总是叫不对我的名字，“Yuxi。”她们看着我，舌头都绕在一起了，还是不会念那个“X”。我问妈妈为什么给我取一个这么难念的名字。

“因为你是中国人啊！这是个中国名字。”

“可是 Maggie 为什么叫 Maggie？”

Maggie 是我的邻居，她也是黑眼镜黑头发的中国人。

“嗯，那你要问她的爸爸妈妈。你不觉得你的名字很特别吗？玉的意思是 Jade，溪的意思是 creek。A creek full of Jade。多美。”

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名字美，可是我别无选择。

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总是有人问我：“how do you pronounce your name?” 然后我就告诉他们：“Yu-shing。”--这是我能想到最接近拼音的读音了。“What a pretty name。”她们，一般是金发碧眼的女人，说的时候都是满脸的真诚，我终于慢慢相信大约我的名字是美的。

我开始上中文学校的时候，有一个小眼睛的中文老师问我：“你叫玉溪？你爸爸喜欢抽烟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爸爸不跟我们住。我妈妈是个单亲妈妈。”

“噢。”小眼睛的老师摸了摸我的头。不再说什么。下课了，妈妈来接我。

“mom，我爸爸抽烟吗？”我妈妈在开车，我能觉到她稍稍颤了颤。

“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？”

“因为我们中文老师问我这个问题。”

“嗯，他抽烟。”

我不再多问，我妈妈说我刚生出来他们就离了婚。我出生在洛杉矶，我妈妈那时还是个留学生，一个人又念书又照顾我，我真不知道她怎么过来的。大概是因为我外

公外婆外从中国来帮忙了。我外婆说我小时候可好带了，他们每天带着我去小公园玩，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挖沙子。我外公外婆和周围一些也是来探亲的爷爷奶奶说话。那时候，从中国来探亲的父母还不多，所幸洛杉矶是个大城市，中国人还多一点。外公外婆和他们见了面简直就是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

我记性好，我能记得小时候的很多事。我记得我六岁那年我妈妈带着我回中国。我记得我妈妈在飞机上又描眉毛又涂口红，她平常很少化妆。我妈妈问我：“妈妈好看嘛？”“好看。”可是我觉得她不化妆的样子更好看。大概每个孩子心中妈妈都是好看的，可是我妈妈是真的好看。眼睛不大，弯弯的，亮亮的，长头发黑黑的。她有时候用电卷梳把头发卷出大波浪就更好看了。我后来长大了，我知道中国有个女演员叫白百合，我觉得我妈妈长得和她有点像呢。
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爸爸。他到机场接我们。他好像等了很久，他站在那，脸上有一丝疲惫。他中等个子，眼睛不大，戴着个眼睛，看起来很斯文的样子，可是他看起来比我妈妈大不少。他走过来，把我妈妈的皮箱接过来：“这么重，里面装着石头吗？”他笑着说。我看见他摸了摸我妈妈的头发。妈妈很羞涩地笑了。妈妈把我拉过来：“玉溪，叫爸爸。”我抬头看了看那个人，我居然没有觉得特别陌生，我小声地叫了声：“爸爸。”他摸了摸我的头发，很仔细地看了看我，说：“她长得像我姥姥。”我心里想问，“姥姥是什么人？”可是我没敢问。我闻到他身上有一种味道，有点刺鼻。我一个人走在前头，我爸爸和我妈妈走在后面，我隐约听到我爸爸说：“一家三口。”

我们一起坐出租车去酒店，我坐在我妈妈左边，我妈妈坐中间，我爸爸坐在我妈妈右边。酒店在北京东面，有很多很高的楼。我们一到酒店大厅，酒店的人问我们，你们三位入住吗，我妈妈说：“就是我们两个，他只是一个朋友。”我们三个到了房间，我倒头就睡了。我起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了。我没有看见我爸爸，我问妈妈：“那个叔叔呢？”

“什么叔叔，那是你爸爸。他回家了。”

“他有自己的家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噢。你们为什么要离婚？”

我妈妈便不再做声，她看着大落地窗好像在想心事。第二天，我妈妈带着我去儿童剧院看演出，《白雪公主》，我好喜欢，可是居然没有王子。七个小矮人最后把白雪公主感动得醒了过来，我跟妈妈说：“可是我看的书里都有王子啊。”

“没有王子，日子也得照过啊，我们平常没有爸爸，不也一样过吗？”

我想想也是，平常没有爸爸，妈妈什么都会做，她还把我的自行车修好了。

第二天晚上，爸爸又来我们房间了。这回我不困了，我看电视，看卡通，我爸爸和我妈妈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。我爸爸还问了好多我上学的事。他还出了几道数学题，我很快做出来了，他很高兴，跟我妈说：“这孩子聪明，像你。”我妈说：“像你吧。”他们倒是都挺谦虚。我后来就睡了，他们都以为我睡了，我其实没有睡皮实，我看见我妈妈搂着我爸爸的腰，从我爸爸兜里掏出一包烟，我妈妈说：“还是抽这个牌子的烟啊。”“嗯，最喜欢这个牌子了。”然后我就又睡了，我醒来的时候我爸爸又不见了。

我们从北京飞到南方外婆家，外公外婆老了好多。外婆高兴的叫我小香蕉。她老说我是小美国佬，外面是黄的，里面是白的。我问我妈妈：“我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？”

“都是啊，一个人可以同时是两种人呢。”

“那我要爱哪个国家？”

“都爱啊，就好比一个人可以同时爱两个人的。”

我不同意我妈妈的说法，总有一个最爱吧。我喜欢外婆家，因为我不要做作业，还可以和表哥表姐玩。可是他们都有爸爸，我很羡慕。我跟妈妈说，“你和爸爸再结一次婚吧，这样爸爸就回来了。”我妈妈叹了口气，笑了笑，又不作声了。我不喜欢她这样，每次我问她什么，她不想回答，就沉默，我不喜欢沉默的她。

我们再从北京回美国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再见到我爸爸了，上飞机的那天，妈妈好像一直都在盼着什么，我知道她是盼着爸爸来，可是他没有来。飞机起飞的时候，我看见妈妈看着窗外流泪，我问我妈妈：“妈妈你怎么哭了？”我妈妈又不作声了。

我妈妈回来后一直都不高兴。这样子过了些日子，有一天，她很认真地问我：“玉溪，妈妈再给你找个爸爸好吗？”

“是原来那个爸爸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我不要了。”妈妈又不作声了。我赶紧说：“那你找吧。”

妈妈抱住我，“你真乖。”

又过了些日子，我妈妈就把斯蒂文正式请到家里。他是个美国人，个子很高大，看起来很健壮。他给我买了个书包，可是我不喜欢他的味道，我好像更喜欢北京的那个爸爸的味道，可是那是什么味道呢。

我妈妈终于还是和斯蒂文住在一起了，我不太喜欢他，但是我别无选择。他们的关系是我外婆外公搬过来后开始恶化的。其实起因是个很小的事，剩菜剩饭。外公外婆从来都是节俭，剩菜剩饭都要放冰箱里，可是斯蒂文不喜欢，有一次他把我外婆熬了半天的一锅牛腩倒了。我外婆气得不行了，说他不知道国内牛肉有多贵吗，这么糟蹋粮食怎么可以。其实这些都是小事，我觉得其实主要是我妈妈不喜欢斯蒂文了。她又嫌我外婆嘴碎，就让斯蒂文先搬出去住，结果他这一搬就没再搬回来了。我妈后来又找了几个男朋友，但是没有一个是长久的。有几次她问我：“还记得爸爸吗？”我说记得。

“你喜欢爸爸吗？”

“喜欢。”

她就很高兴的样子，我觉得她还是挂着我爸爸。我猜她其实不想离婚的。是不是我爸爸喜欢上别的人了呢？

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和我妈去一家中餐馆吃饭，碰到个熟人。她的女儿刚给哈佛录取，她眉飞色舞地说起她的女儿，然后说：“加油，你们家玉溪从小就是小神童，将来也是要上哈佛的呢。”妈妈笑着说：“那不成的，玉溪比你家闺女差远了。”但是那个女人的话好像是个魔咒，我妈从那以后就开始管我管得很严。她不许我去朋友家过夜，不许我12点以后回家。有一次，我做一个社区项目很晚回，有一个美国男生送我回来。她盯着那个人看了半天，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“他有抽烟，你知道吗？”那个男孩走了以后，她说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你又不抽。”

“我知道的，相信我。”

“抽烟怎么了，还有人吸毒呢。”

她不说话，盯着我看。我回到自己房间，把门砰的一声关上。

她还自作主张给我找了写作的家教。我那天故意装傻，和那个上课的老太太斗气。老太太是个明白人，看看我，又看看我妈。“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小时候多乖。有一次你还说要一辈子保护我。”老太太走了以后，我妈说。“你以前也不是这样的。我 14 岁了，我要我的自由。”我和她顶起来。她看着我，眼睛里有一种忧郁，我受不了她这种眼神，我走了出去。我给我的好朋友 Iris 打电话。我和她一起去海边骑自行车。

“单身妈妈都这样神经兮兮的，你知道吗，我姑妈就是，我姑父死得早，我的堂兄弟都受不了他妈，没办法的。”

“我真的很苦恼，我心里是爱她的，她一个人不容易，又做妈妈，又做爸爸。可是我还是盼着我早点毕业，离我妈越远越好。”

我们还是这样频繁地吵架，斗嘴。那几年我们的关系糟到不能再糟。十年级的一个夏天的晚上，我醒得很早，我从我妈房间经过的时候，我闻到了一种遥远的味道。我看见我妈站在窗口，背对着我，她穿着个黑色的吊带小衫，头发蓬乱，她手里拿着根烟--原来她一直抽烟，只是在晚上，只是背着我。她一定是怕我看到。我慌慌张张回到自己房间，生怕她知道我知道了。我躺在自己床上，我很想哭，但是我不敢哭出声，我憋得难受，我真不喜欢那种滋味。

我开始慢慢控制自己，每次要和她吵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沉默，像她一样。我终于熬到了毕业，我没能上哈佛，我上了纽约大学。不过我妈还是很高兴。我高中毕业典礼那天我妈哭了，我很少看到她哭。她是个那么坚强的人。我说：“妈妈，我会经常和你联系的。”我妈倒笑了：“不是，我只是羡慕你，18 岁，多好的年纪，我想起了我自己的 18 岁。好遥远啊。”我知道她 18 岁在北京一个有名的大学上学。我初中的时候，她曾经带我去过那个学校，的确很美，可是不明白学校为什么要有围墙呢。

我大二的暑假做实习，在华尔街的一家有名的投资银行。我是在那碰到王展的。他是我的小老板，非常有趣，非常聪明。他在国内念了本科，还工作了好几年，在哥伦比亚念了 MBA 后进的这家公司。有一天中午，我看见他在办公楼抽烟区抽烟。他没有看见我，他站在那，眯着眼，抽烟，我闻到了那种味道，我小时候在我爸爸身上闻到的那种味道。在他抬起头看天的那一刻，我爱上了他。

他什么都好，我能知道他也是喜欢我的，可是他是个结了婚的人。还有个2岁的儿子。纽约城的夏天又闷又湿，真是个折磨人的夏天，他的办公桌离我的不远，我有时候能感觉到他的眼光，可是我回过头，那眼光又不见了。我和他有1对1的时间，本来是谈职场规划的。可是我不敢直视他的眼睛。好几个晚上，我都在凌晨二三点醒来。在漆黑的夜里，我张着眼睛数数，却再也睡不着。

开学前我回到洛杉矶的家，我要躲开他，好好的修整一下。我妈在机场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瘦了，没事吧？”“没事。”我回答得无精打采。我妈一路都不怎么说话。我很怕她的眼光。她是个非常敏感的人。我怕我会泄露自己的秘密。

那天晚上，我妈给我做了好几个菜，有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大片牛肉。可是我不太吃得下。

“有谁欺负你了吗？”

“谁敢啊？”

她狐疑地看着我，“你是不是爱上不该爱的人了。”

我不是个会撒谎的人，我开始沉默，就像她一样。

“命吗？”我妈妈看着我。

晚上的时候，我妈敲我的房门。我开了门，她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好几本东西。

“这是我年轻时的日记，我20岁的时候开始记日记，就为了那个人记。那个人就是你爸爸。”

我开始翻看她的日记，日记封面是卡通画，里面都有一点发黄了。她是个仔细的人，都标好了日期，我找到她大二那本日记，开始翻看。

原来我是个私生女。

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叫玉溪了。

我妈妈 18 岁的时候碰到我爸爸，他是她的大学老师。他是结了婚的。“那天上课前他在教室门前抽烟，好像对周围的事物都没有一点察觉，他静静地站在那抽烟。一教的飞檐走瓦嵌了一个极好的背景。秋天的阳光懒懒的照着他。风里弥漫着淡淡的香烟味。他象是思考着什么，又像是在欣赏这美景，金灿灿的银杏和绿极了的樟叶，悠闲且自在，竟不知自己已然成了风景的一部分。”他抽烟，最常抽的就是玉溪牌。

从暗恋到苦恋，好似和别人的故事并无不同。唯一不同的大概是我妈把我生了下来。

他和他太太的女儿叫玉泉。“玉泉？”我的心一颤，我走进我妈的房间，她没睡，在那抽烟，她看见我，愣了一下。

“那个玉泉是不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妈妈说，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见过她！就是去年在一个感恩节的聚会上。她和我的名字都有一个玉字。别人还问我们是不是姐妹。”

“这么巧？”我妈睁大了眼。

“我的名字有一个玉字是不是也是特意就她的名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给我一支烟。”我说。

我妈递给我一根烟，我接过她的烟，狠狠地抽了一口，一股辛辣涌上来，我差点眼泪都掉了下来。